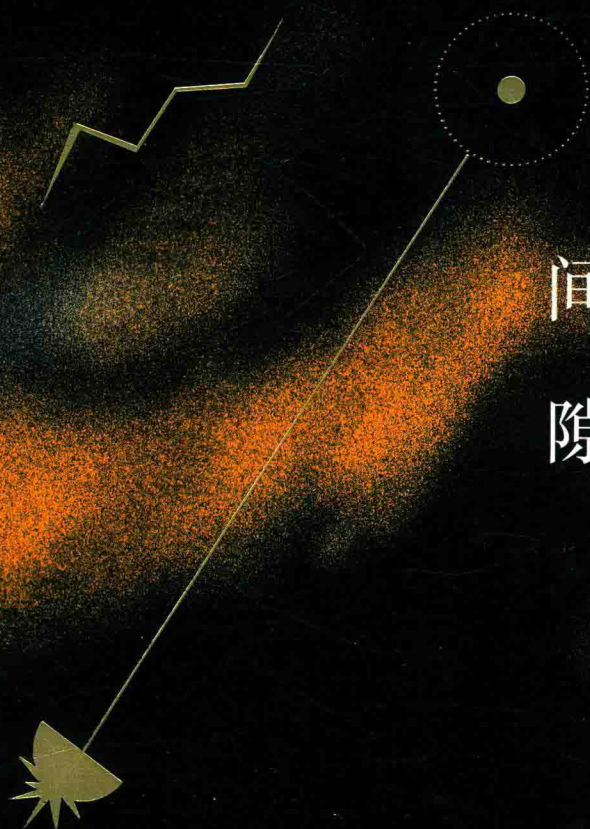


后浪出版公司

董
劼

迁徙的
间隙



后浪出版公司

迁徙的 间隙

董劼——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迁徙的间隙 / 董劫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411-5327-3

I. ①迁… II. ①董…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8514 号

QIANXI DE JIANXI

迁徙的间隙

董 劫 著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责任校对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朱 岳 梅天明

余 岚

朱 岳 孙皖豫

汪 平

墨白空间·黄海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电 话
传 真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www.scwys.com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30mm × 210mm

开 本 32 开

8

字 数 150 千字

2019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11-5327-3

39.8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后浪 | 说部·火之组

大河深处

东来 著

隐歌雀

木行 著

迁徙的鸟群

李静 著



后浪微信 | hinabook

筹划出版 |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 吴兴元 | 编辑统筹 | 朱 岳 梅天明

责任编辑 | 余 岚 | 特约编辑 | 朱 岳 孙皖豫

装帧制造 | 墨白空间·黄 海 | mobai@hinabook.com

后浪微博 | @后浪图书

读者服务 | reader@hinabook.com 188-1142-1266

投稿服务 | on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直销服务 | 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POSTWAY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CO., LTD.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涂涂人的雨林
7	迁徙的间隙
17	白色故事辑
35	大型幼儿园
47	迭代之行（一）
67	军舰停歇在岸
73	此故事由恒发士多讲述
81	迭代之行（二）
101	露天往事
113	乐高小镇
123	铁圈少女
129	工地食堂仪式指南
145	迭代之行（三）
169	南京大河纪
175	地表之上
197	遗失学
199	迭代之行（四）
221	辞典：诗
237	挖去一个角
241	后 记

涂涂人的雨林

当地的一个涂涂人告诉我，是一座雨林，而不是一片。

这是他说过不多的几句话之一，涂涂人都不怎么爱讲话，还把沉默时的底噪也抹去了。他们总撑着一根木条，下巴抵在上面，说话时需借力张开嘴，那是他们唯一维持住的东西，其他所有都在倏忽之间。我猜想，那根木条就像我外公戒烟时嘴里含着的糖——人总得把握点什么，即使是舍弃了历史的涂涂人，也无法活成一条没有岸的河，木条就成了替代。

涂涂人不叙述历史，也不需要故事。他们厌恶这种呆滞的庞大，就像厌恶将雨林形容成一片，他们不喜欢这种概括的俯瞰行为，被笼罩才是恰当的。当你站在雨林与现实的咬合处，切实地让它扑面而来，边界才得以通过迈入时的那一步被感知，穿梭和流动也由此显现。

一个涂涂人走在前面，在成吨的蛙声中破开一道口子，使我们的鼓膜恰好处于紧张的临界状态。有时他停下来，像是等待什么东西通过，临界状态就会被打破，蛙声

迅速填补了缝隙，晕眩感随即攀升。

但是不能催促他。涂涂人过于神秘，让你觉得他们永远是自洽的，不好被打破。我们只能站在他身后，偶尔通过摩擦脚底的腐叶来抗议。不时有蚂蚁从叶子底下爬出来，就难免陷入困惑：为什么目所能及之处看不到一只蛙，声音却无处不在？就如同在拥有确凿颜色的水面上捞取一手掌的样本，永远都只是透明的，似乎这种渺小的局部不配呈现出某些整体才拥有的特性。同样地，蛙声的降临也就找不到途径去溯源至任意一只青蛙上，它们是充斥成的一个整体感知，布满在雨林间。

“别听住它。”涂涂人这样说。他回过头，把手里的木条挥舞起来，一看就是在驱赶着什么。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挥动，只能甩甩脑袋，用双手比画。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是在驱散蛙声，还是赶走使他停下来的那个阻碍。就这样盲目地模仿一段时间，因为总要做出一些反馈，直到涂涂人停下来，继续向前走。

蛙声减弱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已经步入了雨林的腹地，这是错觉。人期待坐实一些改变，会打上一些关键帧，把周而复始的东西捋成线性的，截取其中一段告诉你落幅确实偏移了。实际上，蛙声只是暂时收敛成一种更轻微的氛围，隐隐地让你获得某种阶段感。绝大多数人都在这时涌起了一种抵达的愿望，征服些什么。而在此之前，他们都只想穿过雨林而已。涂涂人连穿过的欲望都不存在，所以他们才能成为这片雨林的翻译员。

雨林的解释权被涂涂人占有，涂涂人则把他们自己的

解释权丢进了火堆里，这是从他们选择舍弃历史开始的。而雨林给予涂涂人的奖励则是，它保留了每个涂涂人的记忆。

一个涂涂人用木条指了指地面上的蕨苔。“这些就是。”

我们俯下身子，了解到这便是涂涂人与雨林的共生方式，更准确地说，是涂涂人与过去的共生方式。张小莉把手轻轻搭在蕨苔上。我关切地期待她做出某些反应，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想起了在汉口的时候，爷爷接我放学的路上，在基地大院的路边有只麻雀受了伤，我们将它捡起来带回了家。爷爷拿出一粒米饭喂给它，和我说，能不能活，就看今晚了。麻雀咽下了米饭，停滞在那儿，它既不好转也不恶化，这种没有迹象是最可怕的。“有些凉。”张小莉说。我说服自己松了一口气。

看来还是需要一个涂涂人。涂涂人撑着木条来到我俩中间，他弯下腰在我面前伸手抓了一把，然后慢慢收回。他的手显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抓到。但涂涂人将一团不存在的东西抓取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别在了腰间。算了，别去质疑涂涂人。涂涂人把木条用力插在了蕨苔的中间，蛙声就起来了。

“别听住它。”涂涂人又说了一遍，他坐在我和张小莉中间，一动不动。蛙声越来越浓，显然我们都无法做到涂涂人的要求。他觉察出我们的晕眩，哼起小曲来。涂涂人的曲调在蛙声下影影绰绰，聚聚散散。后来我发现他在同时哼好几首曲子，以至于我无法捕捉到任何一首。我和张小莉有了一个对视，明白她处于和我同样的境地。在对视

结束后，蛙声就不见了。

涂涂人将我和张小莉的手摆在了蕨苔上。是有些凉。涂涂人拔起那根本条，就立刻发生了一起喷涌和淹没。我感到自己被比蛙声更庞大复杂的东西进驻了，似乎连一道缝隙都找不到。

“别想住它。”涂涂人的声音被强烈地干扰，但我依稀能听清这几个字。“流动起来。”我确信我无法理解涂涂人的含义，但当我本能地想象流动时，就从庞大中伸出了一道飘忽的缝隙，它碰到我的指尖，便“唰”地带来了一场释放。

我首先看到的是曲阳图书馆的两个老人，他们目光分散，但言语交汇；后来出现的是震旦纪生物的化石和我妈妈收拾衣服的情景；还有升旗台下的两个女孩将国旗卷好藏入了花坛后的小房间里。这样的画面延绵不断，它们无法被打上标记或者截断，也无法被梳理成脉络清晰的某种叙述；而当我试图列举一个时，就不可避免地错过了更多。我也曾冒险违背涂涂人的叮嘱，“想住”某个东西，换来的结果就是我无法承受的无穷无尽的细节：比如当我“想住”某个儿时的乐高玩具，那么它的每一个步骤，每一块零件与零件的连接方式，以及它们的每一处划痕都在瞬间延展开来，令人肿胀。

张小莉比我晚几秒松开蕨苔，她睁开眼时，比我第一次见她还要崭新很多。涂涂人示意我们握住同一根蕨苔，又让我们额头相抵。但很快他便发现了我们的犹豫，意识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随即招呼我们起身。

一个涂涂人，一个涂涂人把手伸向腰间，就是刚才他从我面前抓取的那团空白之所在。涂涂人缓缓地把它解下，捧在手里，接着往上一抛，目送它离开。我依旧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渐渐地，我就听见了翅膀扑腾的声音——是一只麻雀的动静。

麻雀的声音朝雨林的上方淡去，随后往南方飘散。涂涂人看着那个方向说，雨林的南方，还有一座雨林，而那里的人连木条都不需要。

张小莉问涂涂人，为什么他们不去到那里。涂涂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再度用下巴抵着木条撑开了嘴，他说：“那里不可抵达。我们唯一知道的，只有界限的存在啊。”

2017.7

迁徙的间隙

城市的中心是一片沙漠，我们住在沙漠的中心。沙漠变化，有时它吃掉一些地方，有时吐出一些，这都说不准。我们居住的区域可以说是镇，也可称为村，更准确的说法是游牧部落，它不定居在这个城市，而总带着沙漠迁徙。

不谈这些虚头巴脑的，我要说的是我和我的邻居，我叫他长灰了。我总觉得邻居是一个横向的概念，但长灰了与我的空间位置关系是纵向的，他住我楼下，家里开了一间杂货铺。他家的杂货铺也是个纵向结构：底下三分之二的空间是卖东西的，上三分之一被隔断出来，作为睡觉的地方。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隔断，可以使三个人平稳地睡在上面。我也从未通过梯子穿过方形孔洞进入那个上层空间，但我十分、百分地向往那里，我想象那里是拥挤的、狭小的、黑漆漆的、丰富的。那里应该铺有几层床垫床单，堆放有一些日用品，靠墙可能有些很烂的杂志，角落有一个小取暖器或风扇，应该还会有挂历、灯管或手电。上层的空间不足一米高，而整个杂货铺的面积约

摸有四到六个平方。我没有上去过，我只听过长灰了的妈妈在底下叫他，长灰了就从那个孔洞里探出头，再借着梯子下来。这个过程让我很向往；他是从那里“出来”，而“进入”这里，这就不单只是横向或纵向的行动，而是维度上的，复杂性的，有时空感。

我揣摩，这与我更小时候就体现出的爱好有共通性：儿时我坐在地板上，翻看图册，我喜欢洞穴、金字塔、大机器和各式住房。我尤其热爱它们的剖面图，令人兴奋。我和长灰了也做过与之相通的事，我们将马路对面住宅区里的小型游乐设施想象成了某个基地。我们热衷于挤在管道或小屋子里，编造出情节和世界。我突然回想起，那个游乐设施也是建立在沙地之上的，这不禁令人怀疑，这片沙地上的游乐设施，是否就是这个部落的中心地带呢，恰如沙漠在城市的中心，我们在沙漠的中心。但我很快就磨灭了这种假想，因为有几处不一样：沙漠会变，沙地不会；部落会迁徙，但游乐设施不会；沙漠是否总存在于城市的中心，也不得而知。这种投射是没有意义的。

想到这里，我才发现一件重要的事：自我出生到现在，并与长灰了一起玩耍的这些时日里，我还从未经历过“迁徙”。我没有觉得部落在动，或部落带着沙漠在动，我也没有去过沙漠外的城市。这似乎与游牧相距甚远，我也忘了我们会迁徙这一重要的事实概念是谁告知我的，我的父母，或是部落里的长老，还是口耳相传的约定俗成，我早已没了印象。这已经是既有的常识、刻板认知，所有人也都是这么觉得的。

我恍悟到这一点时，是九岁了，还在读三年级。我对这一生存区域的前提产生了怀疑。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长灰了，事实上，我明白我心底里对他是看不起的。这是我的顽疾！我认为他没必要思考这一问题。他只是蜗居在杂货铺上层的一个土里土气的男孩，哪怕在沙地上的基地里，也只配充当我的助手。他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哈喇子的痕迹，连同他酷似校服的着装，都令我大为光火，却又窃喜：他确实只是低劣一些的人。所以我不同他讲，我要独自去问一些人，随便哪些人。

离杂货铺不远处有一个修鞋的，那个师傅人很好，我妈妈常找他修鞋。我寻过去，问道：“您见过这个部落带着沙漠迁徙吗？”他边修鞋边肯定地点了点头。看起来很真实，因为很寻常。我又问：“多久一次呢？”他把手里的鞋翻了个面仔细检查：“不好说，一两个月，或者更长点。”我有些惊诧，说：“可是我记事以后就从来没见过迁徙，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完我便感觉有些丢脸，我不该这么轻易就暴露自己的意图给一个修鞋的，这太不稳重了。修鞋的没停下手里的活，他说：“那又比一两个月长多少呢。”我一时语塞，修鞋的接着说：“别急啊，快了。”我走了，我不太相信他。

回到家楼下时，长灰了正在玩烟火，我于是走过去和他一起。烟火是他从店里拿的，不要钱，也不限量。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一爱好从上一次过年沿袭下来，烟火一直有残存，所以我们就一直玩。我们主要拿烟火烧东西，还烧过蚂蚁，花坛旁有一个蚂蚁窝，我们用苹果核和糖把蚂

蚁引出来，然后烧它们，全都焦了。有一次我觉得这样是在作恶，于是捡来一张红色包装纸，给那些蚂蚁超度了。长灰了也学我这样做，后来我们就没再烧蚂蚁。今天长灰了向我提议要去烧沙子。我说：“白痴，沙子是用来灭火的。”他就不说话了。我又想了想，如果我们把沙子弄湿，打一个隧道，在隧道里生火，应该很好玩。于是我把这个改良后的提议告诉长灰了，他很赞同。

我们来到沙地，按照计划挖了一个隧道，然后把烟火点燃，伸进隧道里，它果然火花四溅，把隧道打亮了。我和长灰了都很高兴，大约点了三四根烟火，随后丧失了兴致。我们抬起头，发现游乐设施上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比我们大，看起来有十四五岁，我觉得她这个年纪不应该再来这个地方了。我和长灰了看着她，她的头发齐耳长，戴着红框的眼镜，穿着紫色的T恤和紧身牛仔裤，她看了我一眼，随即从滑梯上滑下来，跑出了沙地。我和长灰了跟在她后面，我跑在前面，余光里长灰了紧紧跟着我，这是我头回觉得长灰了试图超过我，但他仍然不敢，他始终死死顶着那道界线。我们在一个干涸的露天泳池边停下，这个泳池和游乐场都属于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女孩就在泳池里。泳池底部和四周都贴着蓝色的砖，有高低起伏。她在泳池的中央来回走，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站在池边的我们。

她没有说话，我先开了口，我说：“嘿！”她就盯着我，不说话，她的长相让我上瘾，没法移开视线。我腾不出过多的空间思考，脱口而出道：“你见过这个部落迁徙

吗？”话一出口我便懊悔极了，我竟然在长灰了身边问出这个问题，现在他也听到这个问题了，不管他多么愚蠢，他总也会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女孩仍站在泳池的中央，微仰着脑袋，“见过啊！”她说，她的声音有些粗。“什么时候？”我问。“我很小的时候。”“为什么这么久它都不动了。”女孩皱了皱眉，声音轻了些：“不知道，谁知道呢。”她顿了顿，“不过快了！”我有些恼火，为什么他们都说快了。

女孩向我走过来，她爬上泳池的梯子。我透过领口俯看见了她的胸脯，是隆起的，上面还有些汗珠，泛着亮。她上来时甩了甩头发，脸上没有痘。她瞥了一眼长灰了，没有做任何多余的打量，这让我满足。“为什么快了？”我问她。“大家都这么说。”女孩说。“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吗？”“当然了，部落已经十年没有迁徙了，从来没有这么久过。这座城市已经经受不了了。”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显然，我的质疑不再独特，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能除了长灰了，大家都对迁徙这件事有所疑问。而且他们还比我更进一步，因为他们知道迁徙快要到来了。我扭头看了看长灰了，他面无表情，呆呆地看着泳池，我觉得他想一头栽下去。忽然，他抬起头盯着女孩看，“你经常来这里吗？”长灰了指着泳池问她。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长灰了竟然向女孩提问，他应该一言不发，应该闭嘴。可我还来不及堵住他的嘴，女孩就回答了他：“还好。”“我想把这里也作为基地。”长灰了对我说。我抑制住怒火，对女孩说：“他有病。”女孩没什么反应，